

昌黎先生集

冊三

昌黎先生集卷第五

古詩

辛卯年雪

公時為河南令作

元和六年春寒氣不肯歸河南二月末雪花一尺圍

此即白樂天詩所謂元和歲在卯六崩騰相排拶達子

年春二月晦寒食天天陰夜飛雪龍鳳交橫飛波濤何飄揚天風吹旛旗白帝

未切又子盛羽衛鬢髮振裳衣研或作毫選綠苔鬢乎白霓

先啓塗楚詞曰白霓嬰茀胡從以萬玉妃去聲翕翕

陵厚載譁譁弄陰機生平未曾見何暇議是非或云

豐年祥詩傳豐年之積雪飽食可庶幾善禱吾所慕誰言

寸誠微

醉留東野

元和六年公為河南令作

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吾與東野

生竝世如何復躡二子蹤東野不得官

東野前一年方罷河南水

陸轉運從白首誇龍鍾

依字當作龍鍾也賢愚總莫驚蘇鶚演

義龍鍾不翹舉之貌韓子稍姦黠自慙青蒿倚長松

低頭拜東野願得終始如駟蛩

孔叢子曰蛩蛩北方有獸

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足二獸見人將來必負壓以

走壓非愛駐蛩也為其假足二獸亦非心愛壓也為

其得甘草而遺之也夫禽獸猶知比假而相報東野

不迴頭有如寸筵撞鉅鐘

筵字見二吾願身為雲東

野變為龍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離別無由逢

離別或作別

李花二首

諸本作一首此二分焉意義甚明編

者誤合之又有一公元和初在江陵有李花贈

張十什所謂不忍千株雪相映是也至

是元和六年為縣河南而作此詩自夜

領者徹投盧仝而下其所以狀李花之

妙者至矣蘇內翰梅詩舉此云縞裙練

悅玉川家肝膽清新冷不邪穠李爭春猶辦此更教踏雪看梅花亦一奇也

平旦入西園梨花數株若矜夸旁有一株李顏色慘

慘似含嗟問之不肯道所以此暗使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事見漢李廣贊老

杜哀王孫詩問姓名獨繞百帀至日斜忽憶前時經此樹

正見芳意初萌牙或作芽漢傳如朱草萌牙字奈何趣酒

不省錄不見玉枝攢霜葩枝或作杖泫然爲汝下雨淚禮記

夫子泫然流涕無由反旆羲和車東風來吹不解顏

蒼茫夜氣生相遮冰盤夏薦碧實脆斥去不御慙其

花斥去或作片雲或作雲去或作斥逐張衡思

當春天地爭奢華洛陽園苑尤紛拏董女加切或作拏

如今人从拏唐韻以拏爲或體非也考相如子虛賦

王逸九思皆只作拏○今按說文拏从奴牽引也拏

从如持也古書誰將平地萬堆雪將方堆剪刻作此連

天花日光赤色照未好明月暫入都交加夜領張徹

昌黎先生集卷五

中華書局聚

投盧仝

公寄盧仝詩云偶逢明

乘雲共至玉皇家長

姬香御四羅列縞裙練悅無等差靜濯明粧有所奉

顧我未肯置齒牙清寒瑩骨肝膽醒一生思慮無由

邪

招揚之罌一首

之罌元和十一年進士闕本

公爲河陽令之罌自中山來從公問學公惜其歸以詩招之罌音浮

柏生兩石閒萬歲終不大野馬不識人難以駕車蓋

柏移就平地馬羈入廐中

時之罌猶未第故公以詩

工畫者遂作爲柏石圖陳季常又云韓子俯仰人但

銘云柏生兩石閒天命本如此又云藏之蘇內翰爲之

愛平地矣又云君看此槎牙豈有可移理原公詩意

蓋以喻之罌遊從問學以成其才故其下有獨學陋

不遠復之語非謂以利遷也若旣槎牙而後馬思自

由悲柏有傷根容傷根柏不死千丈日以至

千或作

或以作不難

馬悲罷還樂

音○

罷振迅矜鞍轡

振迅或作頓

七月詩傳鮑昭鶴賦之罟南山來文字得我驚館置使讀書日

有求歸聲我令之罟歸失得柏與馬失得方作失待或作實待或作

實失○今按三本皆無理而舉正不收蓋其意曰失得之計觀於柏馬可

見云之罟別我去計出柏馬下我自之罟歸入門思

而悲之罟別我去能不思我爲灑掃縣中居引水經

竹閒踰譁所不及何異山中閑前陳百家書食有肉

與魚史記孟嘗君傳馮驩遷之幸先王遺文章綴緝

實在余禮稱獨學陋禮記獨學而無友易貴不遠復

易不遠復無祇悔作詩招之罟晨夕抱飢渴

寄盧仝元和六年春公爲河南令作仝閑門

素仝皆不見洛陽幕少室謂李洪水南謂溫造

皆繼往河陽幕少室謂李洪水南謂溫造

玉川先生洛城裏仝居洛陽自號玉川子破屋數閒

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辛勤奉

養十餘人上有慈親下妻子先生結髮憎俗徒結髮謂少

年時猶李廣言結髮與匈奴戰也閉門不出動一紀至今鄰僧乞米

送令或作僕忝縣尹能不恥尹一作令俸錢供給公私餘

時致薄少助祭祀勸參留守謁大尹言語纔及輒掩

耳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

繼往謂洛水之南北也在洛陽城中水北石洪水南

石洪溫造元和五年烏重嗣爲河陽三城節度使辟爲從事鞍馬僕從塞閭里從或作夫少室山人索價高

去少聲兩以諫官徵不起李渤字濬之刻志於學與仲

山元和元年以左拾遺召不至四年河陽尹遣吏持

詔敦促又不赴公爲河南令遺渤書譬說渤善公言

始出家彼皆刺口論世事有力未免遭驅使先生事

業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繩己春秋三傳東高閣三作五

或作左○今按鄒夾春秋世已無傳而當世見行三

傳作五左皆非也晉杜又殷洪並才名冠世庾翼弗

之重語人曰此獨抱遺經究終始把抱方作往年弄筆

嘲同異全與馬異結交詩云全不同異是謂全不往今異

至不怪辭驚衆謗不已怪一謗一作怪近來自說尋坦塗猶

上虛空跨綠駟虛空或作青雲綠駟今本二字皆从

郭璞注穆傳猶魏時鮮卑獻黃耳馬是去歲生兒名

添丁丁全有添意令與國充耘耔詩或耘或耔國家

丁口連四海唐制男子二豈無農夫親耒耜先生抱

才終大用宰相未許終不仕假如不在陳力列陳力

見論立言垂範亦足恃苗裔當蒙十世宥左襄二十

十世豈謂貽厥無基址詩貽厥孫謀址或作故知忠

孝生天性潔身亂倫安足擬論語欲潔其昨晚長鬚

來下狀隔牆惡少惡難似荀子無廉恥而嗜乎每騎

屋山下窺闕或作瞰渾舍驚怕走折趾憑依婚媾欺

官吏不信令行能禁止先生受屈未曾語忽此來告

良有以

魏志文帝與吳質書云秉燭夜遊良有以也

嗟我身為赤縣令操

權不用欲何俟立召賊曹呼伍伯

漢郡國有賊曹主盜賊事張敞為京

兆尹有賊曹掾伍伯或作五百○今按伍伯見古今注什伍之長也東漢彌衡傳令五百將出欲加筆注

云五百猶今之問事者

盡取鼠輩尸諸市先生又遣長鬚來如

此處置非所喜况又時當長養節都邑未可猛政理

先生固是余所畏度量不敢窺涯涘放縱是誰之過

歟效尤戮僕愧前史

襄三年左氏晉侯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二十一

年晉欒盈過周周西鄙掠之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

買羊沽酒謝不敏偶逢

明月曜桃李先生有意許降臨更遣長鬚致雙鯉

府云客從遠方來贈我雙鯉魚

酬司門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

盧四名汀公詩有和

虞部盧四汀酬翰林錢七徽赤藤杖歌又有和盧郎中寄示送盤谷子詩又有

和庫部盧四兄元日朝回又有早赴行

香贈盧李二中舍又有酬盧給事曲江

荷花行雲夫貞元元年進士新舊史無

傳以此數詩考之歷虞部司門庫部郎

曹遷中書舍人為給事中其後莫知所

終矣此詩元和六年秋所作時公自河

方員外郎為職

長安雨洗新秋出極目寒鏡開塵函終南曉望蹋龍

尾終南山賈公談錄唐龍尾道在含元倚天

更覺青巉巉切徂銜自知短淺無所補漢孔光傳從事

久此穿朝衫歸來得便即遊覽暫似壯馬脫重銜杜

將軍昔著從事衫曲江荷花蓋十里江湖生目思莫

緘或目思或作思目非是樂遊下矚無遠近漢宣帝神爵三

杜陵西北今呼為綠槐萍合不可芟白首寓居誰借

問平地寸步局雲巖一作局雲夫吾兄有狂氣嗜

好與俗殊酸鹹日來省我不肯去論詩說賦相誦誦

昌黎先生集卷五

女咸切

望秋一章已驚絕猶言低抑避謗讒抑或作徊若使

乘酣騁雄怪造化何以當鑄劓切徂銜嗟我小生值強

伴怯膽變勇神明鑒商頌天命降監元微之詩馳坑

跨谷終未悔爲利而止真貪饒利爲不利祿言拘於利

○貪饒饒音饒人矣高揖羣公謝名譽遠追甫白感至誠至誠

誠感樓頭完月不共宿完或作見或作皎○今按月

神誠感樓頭完月不共宿完或作見或作皎○今按月

下句圓也此亦同意以其奈就缺行攢攢或作天東之句言

詩摻摻女手說文與石經皆作攢攢

誰氏子呂氏子吳河南人元和中和中棄其妻著

月復出見河南少尹李素立之府門使吏卒脫道士服給冠帶送付其母公

時爲河南令作此詩有願往教誨不從而誅之語至是素始歸之事見李素墓

誌
非癡非狂誰氏子去入王屋稱道士白頭老母遮門

啼挽斷衫袖留不止翠眉新婦年二十載送還家哭

穿市或云欲學吹鳳笙

方作皇非是

所慕靈妃嬈蕭史

列仙

傳秦穆公時有蕭史善吹簫公女弄玉好之公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鳳凰聲鳳來止其

屋公爲作鳳凰臺夫妻止其上

又云時俗輕尋常

力行險怪取貴仕神仙雖然有傳說知者盡知其妄

矣聖君賢相安可欺乾死窮山竟何俟

太白詩乾死明月魂無復

玻璃

嗚呼余心誠豈弟願往教誨究終始

○誨方作悔今按作

悔非是大氏方意以

罰一勸百政之經

中說杜如晦問政子曰賞

一以勸百罰

不從而誅未晚耳誰其友親能哀憐寫

吾此詩持送似

或作以非是

河南令舍池臺

元和六年公爲令時作

灌池纔盈五六丈築臺不過七八尺

七八或作六七欲將層

級壓籬落未許波瀾量斗碩規摹雖巧何足誇景趣

不遠真可惜景或指長令人吏遠趨走已有蛙黽助狼

藉藉名聲從艸說文曰草不編狼藉甚盛蓋古字如藉田皆只

義作藉而生此當以藉為正

送無本師歸范陽即賈島也劉公嘉話云島

得句云鳥宿池中未定不樹僧敲月時下門初欲

權京尹左右皆至前島具告所以韓吏部

有詩曰孟郊死葬北邙山再生日月風雲人

閑又撫言云島嘗騎驢天衢時秋風正

厲黃葉不可掃島忽吟曰落葉滿長安卒

求一聯而不可得因唐突京尹劉栖楚被

繫一浮屠名無士本來東都愈教其為文

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及值公卿

大責之不知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尹

詰責之久乃得釋其意與撫言合而嘉

知者集所云公與島詩東坡云世俗無

本時退之為浮屠後乃舉進士此云後改

又島初為浮屠後乃舉進士此云後改

名無本乃傳者之誤也按此詩元和六年冬作而是年秋東野亦有此詩與無本

尚無恙何秋聲乾木葉相號悲云云東野

公爲京尹始識島故云則公爲尹在

無本於爲文身大不及膽吾嘗示之難勇往無不敢

蛟龍弄角牙造次欲手攬衆鬼囚大幽下覷襲玄窞

說文窞坎中也徒感切中小天陽熙四海注視首不領李本領作

低頭也列子而己爲證則與領字自不同也然左傳

衛獻公領之巧夫爲證則與領字自不同也然左傳

今本只作領未詳其說或疑下有領字此不當重

押則作領爲是然願領字見楚詞願虎感古湛二切

黃貌則亦與不領義不同也鯨鵬相摩宰蘇骨兩舉

快一噉徒敢夫豈能必然固已謝黯黹楚詞尚黯黹

鳥減切黹狂詞肆滂葩低昂見舒慘姦窮怪變得往

往造平澹蜂蟬碎錦纈蜂蟬或作風蟬或作蟬翼

說綠池披齒爾雅荷芙蕖其花曰齒本定或作怪或作低方從閣本作坏

皆非是○齒戶感唯披坏聲相近耳芝英擢荒蕞或作榛孤翮起

連茝爾雅茝蕞郭璞注云似葦而切家住幽都遠未識

氣先感來尋吾何能無殊嗜昌歎昌蒲菹也文王嗜昌歎孔子聞而食

之見呂氏春秋又左氏始見洛陽春元和六年春公享見昌歎○歎徂感切

島洛桃枝綴紅糝遂來長安里時卦轉習坎公是年陽洛桃枝綴紅糝遂來長安里時卦轉習坎秋遷職

方員外郎遂來長安里與之老懶無鬪心久不事鉛

別十員外郎遂來長安里與之老懶無鬪心久不事鉛

槩贈鉛槩事出西京雜記詳見上欲以金帛酬舉室常

顧頴音見本篇不頴下注離騷長貌念當委我去雪霜

刻以懽切七感寧飈攪空衢攪一作摺天地與頓撼勉

率吐歌詩尉女別後覽

石鼓歌歐陽文忠集古錄云石鼓文在岐陽初不見稱於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

韋應物以爲周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

爾韓退之直以爲宣王之鼓在今鳳翔

始置于廟鼓而有十先時散棄于野鄭餘慶

求於民閒得之十鼓乃足其文可見者

可疑者四退之好古不妄者予姑取也

為信耳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

文忠所跋如略曰此歌元六年作石鼓

又曰我車既好我馬既駒君子左驂員

獵員游麋鹿速速君射麋豕孔庶又曰

藩右驂騶騶秀弓時射麋豕孔庶又曰

其魚維何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

柳稹符霄切說文曰囊也筆墨閒錄云

此歌全仰止杜子美李潮八分小篆歌

才薄將奈石鼓何生蛟鼉即子美云潮乎

奈爾何快劍斫斷何生蛟鼉即子美云潮乎

劍長戟森相向勸我試作石鼓歌少陵無

張生手持石鼓文張生即張籍勸我試作石鼓歌少陵無

人謫僊死才薄將奈石鼓何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

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劍珮鳴相磨蒐

于岐陽騁雄俊蒐狩也今岐山縣舊曰岐陽左氏成

王未萬里禽獸皆遮羅萬或鐫功勒成告萬世成或

昌黎先生集五

封岱勒成語鑿石作鼓墮嗟峨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

撰刻留山阿揀或作簡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護

煩撝呵或作公從何處得紙本處或作土毫髮盡備無差

訛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科隸書始皇時

科謂科斗書魯共王壞孔子宅得書論語孝經人不知

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文字也科字諸本皆同方不

蜀粹作蝌○今按蝌乃避重韻乃疑於此何耶年深

而誤改耳方知韓公不避重韻乃疑於此何耶年深

豈免有缺畫或作快劍斫斷生蛟鼉禮記伐蛟取鼉

文如此○鸞翔鳳翥衆仙下選鳳翥翥飛珊瑚碧樹

鼉唐何切○交枝柯班固西都賦珊瑚碧樹周金繩鐵索鎖紐壯

古鼎躍水龍騰梭史記宋大丘社亡鼎淪于泗水彭

出鼎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漢武帝得鼎於汾水晉

陶侃少時漁于雷澤網得一梭掛於壁有頃雷雨化

騰爲龍而去龍陋儒編詩不收入一作得二雅編迫無委

蛇上於爲龍陋儒編詩不收入一作得二雅編迫無委

蛇揚雄反離騷駕入龍之委蛇今協音蛇唐何切行貌